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八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八

畢崔劉陸鄭朱韓

畢諴字存之黄門監構從孫構弟栩生凌凌生匀世失官為鹽佐匀生諴蚤孤夜然薪讀書母卹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遂通經史工辭章性端慤不妄與人交太和

中舉進士書判拔萃連中辟忠武杜悰幕府悰領度支表為廵官又從辟淮南入拜侍御史李德裕始與悰同輔政不恊故出悰劒南東川節度使故吏惟誠餞訊如平日德裕忌之出為慈州刺史累官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要家勢人以倉駕二曹為辱誠沛然如處美官無異言宰相知之以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名入翰林為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嘗名訪邊事誠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

在吾禁署卿為朕行乎誠唯唯即拜刑部侍郎出為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誠到軍遣吏懐諭羌人皆順向時戍兵常苦調饟之誠募士置屯田歳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詔書嘉美俄徙昭義又遷河東河東尤近胡復脩杷頭七十烽謹候虜寇不敢入懿宗立遷宣武節度使召為户部尚書判度支未幾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期固稱疾改兵部尚書罷㫋兼平章事節度河中卒年六十二誠於吏術尤所長既貴

所得禄奉養護宗屬之乏無間然始誠被知於宣宗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寧凡三徙不得還誠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姝盛飾使獻綯曰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留於邸誠亦放之太醫李玄伯者帝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日自進食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冠後宮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於背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虞紫芝等俱誅死

崔彦昭字思文其先清河人淹貫儒術擢進士第數應帥鎮辟奏於吏治精明所至課最累進户部侍郎孫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先是沙陀諸部多犯法彦昭撫循有威惠三年境内大治耆老叩闕願留詔可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初楊收路巖韋保衡皆坐朋比賄賂得罪死蕭倣秉政矯革之而彦昭協力故百職修舉簝不至苛不六月遷門下侍郎帝因下詔暴收等過惡申勵丁寧以成

其美彦昭雖宰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順色柔聲在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彦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彦昭為憾至是凝為兵部侍郎母聞彦昭相敕婢多製屨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彦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為怨而凝竟免伶人李可及為懿宗所寵横甚彦昭奏逐死嶺南累拜兼尚書右僕射以疾去位授太子太傅卒

劉鄴字漢藩潤州句容人父三復以善文章知名少孤母病廢三復丐粟以養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奇其文表為掌書記德裕三領浙西及劒南淮南未嘗不從會昌時位宰相擢三復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鄴六七歲能屬辭德裕憐之使與其子共師學德裕既斥鄴無所依去客江湖間陜虢高元裕表署推官高少逸又辟鎮國幕府咸通初擢左拾遺召為翰林學士賜進士第歷中書舍人遷承旨鄴傷德裕以朋黨抱誣死海上令狐

綯久當國更數赦不爲還官爵至懿宗立綯去位鄴乃申直其寃復官爵世高其義進户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僖宗嗣位再遷尚書左僕射初韋保衡路巖與鄴同秉政爲迹親俄而蕭倣崔彦昭得相罷鄴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黄巢方熾詔高駢代之徙節度鳳翔固辭還左僕射帝西狩追乘輿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將軍張直方家賊捕急三人不肯臣俱見殺

豆盧瑑者字希貞河南人仕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與崔沆皆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宣告於廷大風雷雨拔樹未幾及禍初咸通中有治歷者工言禍福或問比宰相多不至四五謂何答曰紫微方災然其人又將不免後楊收韋保衡路巖盧攜劉鄴於琮瑑與沆皆不得終云

陸扆字祥文宰相贄族孫客於陝遂為陝人光啓二年從僖宗幸山南擢進士第累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扆

工屬辭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為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嘗作賦詔學士皆和獨扆最先就帝覽之嘆曰貞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内廷文書後無繼者今朕得之始得舉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牓出至是每甚暑它學士輒戲曰造牓天也以譏扆進非其時累為尚書左丞封嘉興縣男徙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自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留為宴資學士院未始有至扆送光院錢五十萬以榮近司進中書侍郎判

户部嗣覃王以兵伐鳯翔扆諫曰國步方安不宜加兵近輔必為它盜所乘無益也且親王而屬軍事必有後害帝顧軍興責扆沮撓貶峽州刺史師果敗久之授工部尚書從天子自華州還以兵部尚書復當國封呉郡公天復初帝密語韓偓曰陸扆裴贄孰忠於我偓曰扆等皆宰相安有它腸帝曰外言扆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啓夏門信不偓曰孰為陛下言此曰崔胤令狐渙偓曰設扆如是亦不足責且陛下反正扆素不知謀忽

聞兵起欲出奔耳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為不喜乃讒言也帝遂悟累兼戸部尚書帝至自鳳翔大赦天下諸道皆賜詔獨不及李茂貞扆曰國西鳳翔為最近迹其罪固不可赦然尚修職貢朝廷未之絶無宜於詔書有以異也始崔胤罷相扆代之胤内怨望及是議以為陰有黨附貶沂王傅分司東都胤死復授吏部尚書從遷洛柳璨始附朱全忠謀去朝廷衣冠有望者貶扆濮州司戸參軍殺之白馬驛年五十九扆初名允迪後改

云

鄭綮字蘊武及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擢累左司郎中因宴甚丐補廬州刺史黄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為歛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歳滿去贏錢千緡藏州庫後它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行密為刺史送都還綮王徽為御史大夫以兵部郎中表知雜事還給事中杜弘徽任中書舍人綮以其兄讓能輔政不宜處禁要上還制書不報輒移病去名為右散騎常侍

往往條摘失政衆讙傳之宰相怒改國子祭酒議者不直復還常侍大順後王政微綮每以詩謠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藴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綮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綮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

矣固讓不聽立朝偘然無復故態自以不為人所瞻望纔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繇荆門令進京兆府司錄參軍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覩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

闕局署帑藏里閈井肆所在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為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

水深人心彊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為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朴為人木彊無它能方是時天子失政思用特起士任之以中興而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又水部郎中何迎亦表其賢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素無聞人人大驚俄判户部進中書侍郎帝益治兵所處可一委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出甲士資饋饟遠

者以羡餘上後數月嵒士為韓建所殺朴罷為祕書監

三貶郴州司户參軍卒與朴偕相者孫偓

孫偓字龍光父景商為天平軍節度使偓第進士歷顯

官以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為鳳翔四

面行營都統俄兼禮部尚書行營節度諸軍都統招討

處置等使始家第堂柱生槐枝期而茂既而偓秉政封

樂安縣侯與朴皆貶衡州司馬卒偓性通簡不矯飭甞

曰士苟有行不必以己長形彼短己清彰彼濁每對客

奴童相詬曳仆諸前不之責曰若持怒心即自撓矣兄儲歷天雄節度使終兵部尚書

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左拾遺以疾解後遷累左諫議大夫宰相崔胤判度支表以自副王溥薦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偓甞與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帝疾宦人驕横欲畫去之偓曰陛下誅季述時餘皆赦不問今又誅之誰不懼死含垢隐忍須後可也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若上

下同心攝領權綱猶冀天下可治官人忠厚可任者假以恩倖使自翦其黨茂有不濟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牽屬不減二萬雖誅六七巨魁未見有益適固其逆心耳帝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中書舍人令狐渙任機巧帝嘗欲以當國俄又悔曰渙作宰相或誤國朕當先用卿辭曰渙再世宰相練故事陛下業已許之若許渙可改許臣獨不可移乎帝曰我未嘗面命亦何憚偓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重可以準繩中外帝知

偓崇門生也嘆其能讓初李繼昭等以功皆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謂三使相後稍稍更附韓全誨周敬容皆忌胤胤聞名鳳翔李茂貞入朝使留族子繼筠宿衛偓聞以為不可胤不納偓又語令狐涣涣曰吾屬不惜宰相邪無衛軍則為閹豎所圖矣偓曰不然無兵則家與國安有兵則家與國不可保胤聞憂未知所出李彦弼見帝倨甚帝不平偓請逐之赦其黨許自新則狂謀自破帝不用彦弼譖偓及涣漏禁省語不可與圖政帝

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奈何不欲我見學士耶繼昭等飲殿中自如帝怒偓曰三使相有功不如厚與金帛官爵毋使豫政事今宰相不得顓決事繼昭輩所奏必聽它日遽改則人人生怨初以衛兵檢中人令敕使衛兵為一臣竊寒心願詔茂貞還其衛軍不然兩鎮兵鬭闕下朝廷危矣及㣲名朱全忠討全誨汴兵將至偓勸㣲督茂貞還衛卒又勸表暴内臣罪因誅全誨等若茂貞不如詔即許全忠入朝未及用而全誨等已劫帝西

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召可也何必使出衰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毁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耶偓曰吾職内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譟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

非反邪艴然出姚洎闒曰使我當直亦繼以死既而帝畏茂貞卒詒貽範還相洎代草麻自是宦黨怒偓甚從皓讓偓曰南司輕北司甚君乃崔胤王溥所薦今日北司雖殺之可也兩軍樞密以君周歲無奉入吾等議救接君知之乎偓不敢對茂貞疑帝間出依全忠以兵衛行在帝行武德殿前因至尚食局會學士獨在宮人招偓偓至再拜哭曰崔胤甚健全忠軍必濟帝喜偓曰願陛下還宮無為人知帝賜以甆豆而去全誨誅宮人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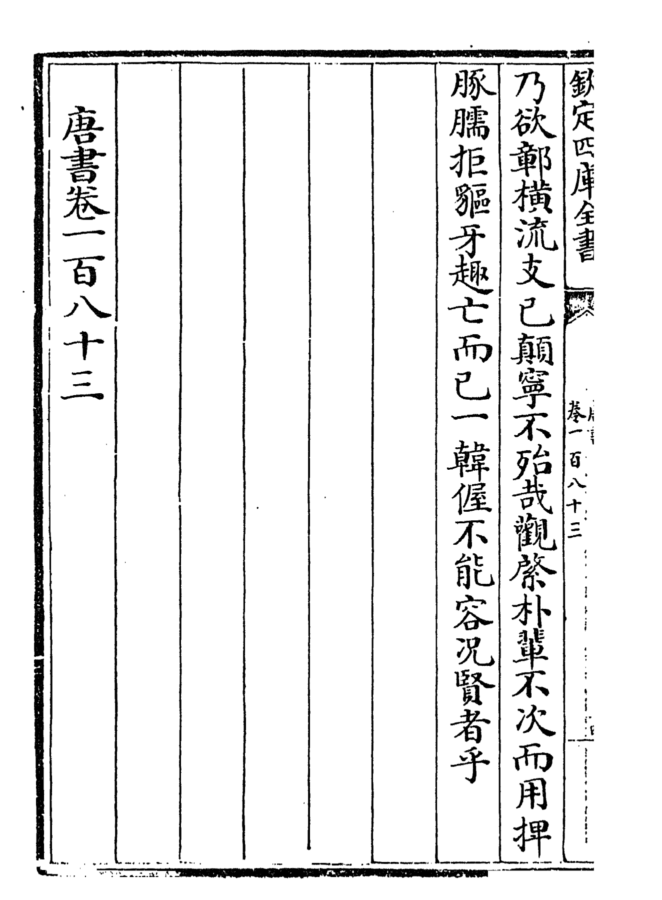
坐死帝欲盡去餘黨偓曰禮人臣無將將必誅宮婢負恩不可赦然不三十年不能成人盡誅則傷仁願去尤者自內安外以靜羣心帝曰善崔胤請以輝王爲元帥帝問偓它日累吾兒否偓曰陛下在東內時天陰霧王聞烏聲曰上與后幽困烏雀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有是否帝曰然是兒天生忠孝與人異意遂決偓議附胤類如此帝反正厲精政事偓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蘇檢復引同輔政遂固辭初偓侍

宴與京兆鄭元規威遠使陳班並席辭曰學士不與外班接主席者固請乃坐既元規班至終絶席全忠眉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動曰侍宴無輙立二公將以我為知禮全忠怒偓薄己悻然出有譛偓喜侵侮有位眉亦與偓貳會逐王溥陸扆帝以王贊趙崇為相眉執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罷贊崇皆偓所薦為相者全忠見帝斥偓罪帝數顧眉眉不為解全忠至中書欲召偓殺之鄭元規曰偓位侍郎學士承旨公無遽全忠

乃止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再貶崇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名為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

兄儀字羽光亦以翰林學士為御史中丞偓貶之明年帝宴文思毬場全忠入百官坐廡下全忠怒貶儀棣州司馬侍御史歸藹登州司戶參軍

贊曰懿僖以來王道日失厥序腐尹塞朝賢人遁逃四方豪英各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佞愎庸奴



乃欲鄆横流支已顛寧不殆哉觀俶朴輩不次而用捭

豚臑拒貙牙趣亡而已一韓偓不能容況賢者乎

唐書卷一百八十三

唐書卷一百八十四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九

馬楊路盧

馬植字存之鳳州刺史勛子也第進士又擢制策科補校書郎錄壽州團練副使三遷饒州刺史開成初為安南都護精吏事以文雅緣飾其政清淨不煩洞夷便安

羈縻諸首領皆來納欵遣子弟詣府請賦租約束植奏以武陸縣為陸州即東首領為刺史既而州部廢池珠復生以政最檢校左散騎常侍徙黔中觀察使會昌中召拜光禄卿遷大理植自以譽望在當時諸公右久補外還朝不得要官為宰相李德裕所抑内怨望宣宗嗣位白敏中當國凡德裕所不善悉不次用之故植以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遷户部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初左軍中尉馬元贄最為帝寵信賜

通天犀帶而植素與元贊善至通貽穆元贊以賜帶遺之它日對便殿帝識其帶以詰植植震恐具言狀於是罷為天平軍節度使既行詒捕親吏下御史獄盡得交私狀貶常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為忠武宣武節度使卒初植兼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收道與三院御史遇不肯避朝長馮緘錄其騶僕辱之植怒奏言開元中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者說以學士德行相先遂同舉酒令緘辱收與大學

士等請斥之中丞令狐綯援故事論救宣宗釋不問因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自植始臺制三院還臺以一人為朝長云

楊收字藏之自言隋越國公素之裔世居馮翊父遺直德宗時以上書闕下仕為濠州錄事參軍客死姑蘇收七歲而孤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切當率類

此及壯長六尺二寸廣顙深頤疏眉目寡言笑博學彊記至它藝無不通解貧甚以母奉浮屠法自幼不食肉約曰爾得進士第乃可食涔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嘗言琴通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由羅蔦附灌木然時有安説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説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為文王操乎説即以黃鍾為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

商武結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況大鸞因問樂意汝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祀地祇大呂黄鍾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黄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黄鍾而以太蔟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鍾為宫黄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祭地者函鍾為宫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

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圜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為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其律為宮其律為商其律為角其律為徵其律為羽其律少宮其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為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涗涗時七十餘以為未始聞而收未冠也以兄假未仕不肯舉進士既假褫褐乃入京師明年擢進士杜悰表署淮

南推官悰領度支又節度劍南東西川輒隨府三遷宰相馬植表爲渭南尉集賢校理議補監察御史收又以假方外遷誼不可先固辭植嗟美爲止復爲悰節度府判官蜀有可縣直嶲州西南地寛平多水泉可灌秔稻或謂悰計興屯田省轉饋以飽邊士悰將從之收曰田可致兵不可得且地當蠻衝本非中國今輟西南屯士往耕則姚嶲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穰蠻得長驅是資賊糧豈國計耶乃止始周墀

罷宰相節度東川表其弟嚴掌書記俄而墀卒悰辟爲
觀察府判官兄弟並在幕府未幾假自浙西判官擢監
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遷兄弟同臺世榮其友以詳禮
學攺太常博士而嚴亦自揚州召爲監察御史收因建
言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分務
專治者也所以藏天子之旗常今旗常因車飾隸太僕
非是未及行以母喪免服除從淮南崔鉉府爲支使還
拜侍御史夏侯孜以宰相領度支引判度支案遷長安

令懿宗時擢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南蠻自大中以來火邕州掠交趾調華人往屯涉氛瘴死者十七戰無功蠻勢益張收議豫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蠻悉教蹻張戰必注滿蠻不能支又峙食汎舟餉南海天子嘉其功進尚書右僕射封晉陽縣男既益貴稍自盛滿為夸侈門吏童客倚為姦中尉楊玄价得君而收與之厚收之相玄价實左右之乃招四方賕餉數千謑收不能從玄价以負

己大恚陰加毀短知政凡五年罷爲宣歙觀察使不敢
當兩使稟料但受刺史俸留公藏錢七百萬韋保衡又
劾收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使受謝百萬及它隱盜明
年貶端州司馬吏具大舟以須收不從曰方謫去可乎
以二小舸趨官又明年流驩州俄詔內養追賜死收得
詔謝曰輔政無狀固宜死今獨一弟嚴以奉先人之祀
使者能假須臾使秉筆乎使者從之收自作書謝天子
丐弟嚴死奉先臣後以書授使者即仰鴆死帝見書惻

然乃宥嚴坐收流死者十一人後三年詔追雪其辜復官爵子鉅鏻鉅乾寧初為翰林學士從入洛終散騎常侍鏻至户部尚書

收兄發字至之登進士又中拔萃累官左司郎中宣宗追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議改造廟主署新謚詔百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搏以為改作主求古無文執不可知禮者韙之改太常少卿為蘄州刺史治以恭長慈幼為先徙福建觀察使又以能政聞朝廷意有治劇才拜

嶺南節度使承前寛弛發操下剛嚴軍遂怨起為亂因
傳舍貶婺州刺史假字仁之仕終常州刺史收與昆弟
護喪葬偃師會者千人
嚴字凜之舉進士時王起選士三十人而楊知至竇緘
源重鄭朴及嚴五人皆世胄起以聞詔獨收嚴累遷至
工部侍郎翰林學士收知政請補外拜浙東觀察使收
貶嚴亦斥為卲州刺史徙吉王傅乾符中以兵部侍郎
判度支卒子涉注

涉昭宗時仕至吏部侍郎哀帝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人端重有禮法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與家人泣語其子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將重不幸禍且累汝然以謙靖終免於禍注為翰林學士涉已相辭內職為戶部侍郎

路巖字魯瞻魏州冠氏人父羣字正夫通經術善屬文性志純潔親歿終身不肉食累官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文宗優遇之居循循謙飭若不在勢位者所與交

雖褐衣之賤待以禮始終一節巖幼惠敏過人及進士第父時故人在方鎮者交辟之久乃答懿宗咸通初自屯田員外郎入翰林為學士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六居位八歲進至尚書左僕射於是王政秕僻宰相得用事巖顧天子荒闇且以政委己乃通賂遺奢肆不法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既權侔則爭故與保衡還相惡俄罷巖為劒南西川節度使承蠻盜

邊後嚴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魏國公始為相時委事親吏邊咸會至德令陳蟠叟奏書願請間言財利帝召見則曰臣願破邊咸家可佐軍興帝問咸何人對曰宰相嚴親吏也帝怒斥蟠叟自是人無敢言咸乃與郭籌者相依倚為姦嚴不甚制軍中惟邊將軍郭司馬爾妄給與以結士心嘗閱武都場咸籌莅之其議事以書相示則焚之軍中驚

以有異圖恂恂遂聞京師巖坐是徙荆南節度使道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巖體貌偉麗美須髯至江陵兩昔皆白捕誅咸籌等巖至新州詔賜死剔取喉上有司或言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剔取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

保衡者京兆人字蘊用父慤宣宗時終武昌軍節度使保衡咸通中以右拾遺尚同昌公主遷起居郎駙馬都尉主郭淑妃所生懿宗所愛而妃有寵故恩禮最異悉

宫中珍玩資予之俄歷翰林學士承旨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尚主至是裁再朞又進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性浮淺既恃恩據權以嫌愛自肆所悅即擢不悅擠之保衡舉進士王鐸第于籍蕭遘與同升以嘗薄于己皆見斥逐楊收傾路巖人益畏之主薨而寵遇不衰僖宗立進司徒俄為怨家白發隂罪貶賀州刺史再貶澄邁令遂賜死弟保乂自兵部侍郎貶賓州司户參軍而劉瞻等坐主薨見貶者皆復起

盧攜字子升其先本范陽世居鄭擢進士第被辟浙東府入朝為右拾遺歷臺省累進戸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乾符五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拜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攜姿陋而語不正與鄭畋俱李翺甥同位宰相然所處議多駮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表宋威齊克讓曾衮皆善將為招討使及威殺尚君長賊熾結益不制乃以王鐸鎮荆南為諸道都統攜不恱是時黄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詔宰相百

官議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又欲激巢使戰而敗鐸因授率府率又徇駢與南詔和親與畋爭相恨詈謚是罷為太子賔客分司東都俄為兵部尚書會駢將張璘破賊帝復名攜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及鐸失守以駢代之即按闗東諸將為鐸畋所任者悉易置内倚田令孜而外寄戎政於駢與奪惟所愛惡後病風足蹇神智瞑塞事多决於親吏楊溫李脩賄賂顯行及巢破淮南璘戰死忠武兵亂天下危懼人皆咎攜始

下詔以巢為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明日以太子賓客罷分司東都是夜仰藥死巢入京師斲棺磔尸於長安市子晏天祐初為河南尉栁璨殺之

贊曰廬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遂卷咸鎬而西易若舉毛可謂朝無人焉唐將亡攜為之鵩梟宜天之假手於賊而磔其枯骴也

唐書卷一百八十四

唐書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路巖傳置定邊軍于邛州○沈炳震曰巖咸通十二年罷相出鎮西川定邊軍乃咸通九年李師望所置十一年竇滂兵敗已廢矣皆在巖未罷相前此處誤

盧攜傳乾符五年○舊書作四年臣浩按昭宗紀在元年三處互異

唐書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八十五至九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陳　林

謄録監生臣黄廷璧

謄録監生臣潘　衡

唐書卷一百八十五

宋 端明殿學士 宋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

鄭二王韋張

鄭畋字台文系出滎陽父亞字子佐爽邁有文舉進士賢良方正書判拔萃三中其科李德裕為翰林學士高其才及守浙西辟署幕府擢監察御史李回任中丞薦

為刑部郎中知雜事拜給事中德裕罷宰相出為桂管觀察使坐吳湘獄不能直宪貶循州刺史死於官畋舉進士時年甚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所試自省乃可奏為宣武推官以書判拔萃擢渭南尉父喪免宣宗時白敏中令狐綯繼當國皆怨德裕其賔客並廢斥故畋不調幾十年外吏帥鎮幕府綯去位始為虞部員外郎右丞鄭薫誣畋罪不可任郎官出之久乃入為刑部員外郎劉瞻為宰相薦授户部郎中入翰林為學士俄知

制誥會討徐州賊龎勛書詔紛委畋思不淹晷成文槩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勛平以戸部侍郎進學士承旨瞻以諫迕懿宗賜罷畋草制書多褒言韋保衡等怨之以爲附下罔上貶梧州刺史僖宗立内徙郴絳二州以右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畋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於令以兵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時宰相騶哄聯數坊呵止行人畋敕道者止百步禁百官僕史不得擅至宰相府交廣邕南

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没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煑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遂饒後以王師甫爲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兼總兵而歲加獻錢二十萬緡畋曰荷且有功而師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之再遷門下侍郎封滎陽郡侯以星變求去位不許乾符六年黄巢勢寖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羣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

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
兵又諸道之師方至蕞爾賊奈何捨之令四方解體邪
畋曰不然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
蔓天下國家久平士忘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
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巢即机上肉耳法謂不
戰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
也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與賊國藏竭矣
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畋曰安危屬吾等而公倚淮

南用兵吾不知所税駕會駢奏南蠻方彊請如西戎以
公主下嫁擕又議從之畋以為損國威靈不可即抗論
至相詬嫚擕怒拂衣去裾觸於硯因抵之帝以大臣爭
口語無以示百官乃俱罷以畋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俄名拜吏部尚書明年為鳳翔隴西節度使募鋭兵五
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會巢陷東都遣兵
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紉戎衣給戰士帝出梁洋畋
上謁斜谷泣曰將相悞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之

且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方艱虞時事有機
急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
無不可畋還蒐士卒繕器械濬城隍使於梁者道相屬
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畋開諭不可即悉出金帛
請得脫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偽赦令示軍中乃去明日
詔使至畋名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將乃聽命刺血
以盟畋遣子凝績從帝有詔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賊
將又至畋斬於軍餘黨數百人皆捕誅之遷檢校尚書

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軍中丞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弘夫為行軍司馬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畋使弘夫設伏以待璠内輕畋儒柔縱步騎鼓而前畋以鋭卒數千當賊疏陣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衆皆囂日暮軍四合鏖戰龍尾坡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鎧仗璠遁去禽璠子斬之威動京師時諸鎮兵在寰内尚數萬無所歸畋招來之厚加慰結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

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劒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畋檄至遠近咸聳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微畋天子幾殆帝聞捷曰朕知畋不盡儒者之勇乃爾弘夫取咸陽以桴濟兵渭水賊伏甲僞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爲賊所覆畋數敕無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鄜夏兵屯東渭橋再進司空兼門下侍郎京城四面行營都統賜御袍犀帶拜而不賀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

麾下求為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予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為留後衛畋出境既半道内慙負即辭疾詔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便醫於興元明年召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拜畋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軍務一以咨決興州戍將孫鄴坐贓抵死畋奏言方關輔失守鄴護褎斜有功請免死陳秋兒保嵯峨山拒賊農不廢耕請以檢校散騎常侍隸奉天軍制皆可舊制使

府校書郎以上滿三歲遷監察御史裏行至大夫常侍滿三十月遷雖節度兼宰相亦不敢越自軍興有歲內數遷者畋以為不可請行營節度繇裏行至大夫許滿二十月遷校書郎以上滿二歲乃奏非軍興者如故事從之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畋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畋曰外宰相安得論品乎卒不肯處其下令孜敬瑄內常銜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畋而奪之鎮令畋當國內不喜故三人相結而遣客上畋

過咎帝得其情不許畋乃引疾去位入見帝曰乘輿東還縣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疾或羣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於臣無纖芥者帝以其誠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凝績為壁州刺史留養從龍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畋忠力又贈太傅凝績數歲亦卒始李茂貞以博野禆將戍奉天畋名隸麾下委以游邏厚禮之茂貞感其飾擢

及畋還葬鄭表爲請謚曰文昭天復初與李思恭配饗僖宗廟廷又贈宗楚弘夫官畋爲人仁恕姿采如峙玉凡與布衣交至貴無少易鄭穀者薰子也方畋秉政擢爲給事中至侍郎其損怨類如此巢之難先諸軍破賊雖功不終而還相天子坐籌帷幄終能復國云

王鐸字昭範宰相播昆弟子也會昌初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白敏中辟署西川幕府咸通後仕寖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所取多才實士爲世稱

挹拜御史中丞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十二年繇禮部尚書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尚書左僕射超拜司徒韋保衡緣恩倖輔政始由鐸得進士故謹事之雖竊政權將大斥不附者病鐸持其事不得肆搢紳賴焉鐸亦上疏祈解乃以檢校左僕射出為宣武節度使僖宗初以左僕射名始鐸當國練制度智慮周密時論推允會河南盜起天下跂鐸入輔又鄭畋數言其賢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諸

將觀望不進天下大震朝廷議置統帥鐸因請自率諸將督羣盜帝即以鐸為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封晉國公綏納流冗益募軍完器鎧武備張設李係者西平王晟諸孫敏辯善言兵然中無有鐸信之舉為將分精兵使守湖南俄而賊捨廣州鼓而北係望風未戰輒潰鐸退營襄陽於是以高駢代之貶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子少師從天子入蜀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加侍中復以太子太保平章事是時誅討

大計悉屬駢駢内幸多難數偃蹇而外逗撓鐸感慨王室每入對必噫嗚流涕固請行時中和二年也乃以檢校司徒中書令為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判延資戸部租庸等使於是表崔安潛自副鄭昌圖裴贄裴樞王摶等在幕府以周岌王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儒時溥六節度為將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為監軍率衛兵洎梁蜀師三萬壁盩厔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争欲破賊故巢戰數

慼宦人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于己乃搆鐸於帝

罷為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還屯鐸功危就而讒見奪

然卒因其勢困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勲居闗東諸鎮第

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鐸世貴出入裘馬鮮明妾侍且

衆過魏樂彦禎子從訓心利之李山甫者數舉進士被

黜依魏幕府内樂禍且怨中朝大臣導從訓以詭謀使

伏兵高雞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

廷微弱不能治其寃天下痛之

弟鐐累官汝州刺史乾符中王仙芝來攻鐐拒之自督勇士與别將董漢勳守南北門城陷漢勳力戰死鐐貶韶州司馬終太子賔客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第進士授校書郎沈詢判度支徐商領鹽鐵皆辟署使府始宣宗詔宰相選可尚主者或以徽聞徽本澹聲利聞不喜往見宰相劉瑑曰徽年過四十又多病不應在選瑑為言乃罷從令狐綯署宣武淮南掌書記名授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

浩然歸重徐商罷政事守江陵心欲表徽在幕府恐其
不樂外忍不言徽自往曰公知徽安得不從商大喜表
為殿中侍御史署節度府判官御史中丞高湜薦知雜
事進考功員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為殿最歲久
易漫吏輒竄易為姦徽始用墨遂絕妄欺擢翰林學士
廣明元年盧攜罷宰相以徽為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是日黄巢入關僖宗西狩冒夜出徽與崔沆豆
盧瑑僕射于琮詰朝乃知追帝不及墮崖檝間為賊所

執迫還將汙以官徽陽瘖不答以刃環脅卒不動賊令歸第使醫護視久之守者懈乃奔河中裂縑書章遣人間走蜀詔拜兵部尚書京城四面宣慰催陣使昭義高潯與賊戰石橋敗績其將劉廣擅還據潞州别將孟方立殺廣因取邢洺磁三州貳於已昭義所隷唯澤一州帝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守潞士心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朝議以大臣鎮撫即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昭義節度使是時李克用亦爭澤潞

徽商朝廷力未能以兵抗之奉表固辭詔可更爲諸道租庸供軍使因說行營都監楊復光請赦沙陀罪令赴難其夏沙陀會諸軍遂平京師徽助爲多遷右僕射大亂之後宮觀焚殘園陵皆發掘鞠爲丘莽乘輿未有東意詔徽充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使徽外調兵食內撫綏流亡踰年稍稍完聚興復殿寢裁制有宜即奉表請帝東還又進檢校司空御史大夫仍權京兆尹宦要家爭遣人治第侵冒齊民訟訴湍前徽不屈勢

倖一平以法繇是為帝左右所憎以其黨薛杞為少尹輕其權杞方居喪徽奏止不使到府衆怨共譖罷徽令赴行在俄授太子少師徽遂移疾河中滿百日免帝還京師復申前授稱疾不任奉謁宰相疾其怨望貶集州刺史會帝避沙陀出次寶雞帝念徽無罪拜吏部尚書封琅邪郡侯未行而嗣襄王熅作亂帝進次漢中熅逼名徽以疷廢自言及熅僭號迫羣臣作誓牒徽託手弱卒不肯署熅平帝至鳳翔名徽為御史大夫固辭足痺

復拜太子少師昭宗立見便殿進對詳洽帝顧宰相曰

徽神氣尚彊可用乃復授吏部尚書是時銓選失序吏

肆為姦補調重復不可檢徽為手籍一驗實之遂無姦

滯進右僕射大順元年卒贈司空謚曰貞譜言其先本

魏諸公子秦滅魏至漢徙關中霸陵以其故王家為王

氏十世祖羆仕周為同州刺史死葬咸陽鳳政原子孫

因家杜陵曾祖擇從昆弟四人曰易從朋從言從皆擢

進士第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訖大

中時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者三十餘人徽有
雅望拜宰相一日而京師亂故其設施無可道者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擢進士第踐歷華近累遷中書
舍人僖宗西狩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從未幾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京授司空再狩山南還次鳳翔
李昌符亂興倉卒昭度質家族於禁軍誓共討賊士感
動乃平昌符遷太保兼侍中昭宗即位守中書令封岐
國公閬州刺史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以昭度爲西川

節度使敬瑄不内詔東川顧彦朗與建合兵以討拜昭
度兼行營招撫使乃建幢節行城下諭其衆曰毋久閉
壘敬瑄遣人詈曰鐵劵先帝所命若何違之淹半嵗始
拔漢州建紿昭度曰公暴師逺出事蠻夷地方山東兵
連禍結朝廷不能治腹心疾也宜亟還定之敬瑄小醜
當責建等可辦昭度信之請還未半道建以重兵守劒
門急攻成都因敬瑄自稱留後罷昭度為東都留守杜
讓能既被害以司徒門下侍郎復為平章事進太傅王

行瑜求為尚書令昭度建言太宗由是即位後人臣無
復拜者郭子儀有大功嘗授之固辭免況行瑜乎乃更
號尚父行瑜怨會用李磎輔政而崔昭緯密語行瑜曰
前公已為尚書令昭度持不可今又引磎叶力此姦人
務立黨與惑上聽恐事復有如杜太尉時行瑜乃與李
茂貞數上書譏詆朝政昭度懼稱疾罷為太傅致仕行
瑜茂貞韓建聯兵至闕下言昭度伐蜀失謀請貶之未
及報而行瑜收昭度於都亭驛殺之天子不得已下詔

暴其罪行瑜誅乃追復官爵許其家收葬贈太尉
張濬字禹川本河間人性通脫無檢汎知書史喜高論
士友擯薄之不得志乃羸服屏居金鳳山學從横術以
捭闔干時樞密使楊復恭遇之以處士薦為太常博士
進度支員外郎黄巢之亂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
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馱士皆厭給
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曰臣安知為此張濬教臣也
乃急名濬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宰相王鐸任行營都

統奏署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在平盧軍最彊累名不肯
應濬往說之而敬武已臣賊不迎使者濬責之曰公為
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不北面俯伏而敢侮慢公乃
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愕貽愧謝濬宣詔
已士按兵黙黙濬名將佐至鞠場倡言忠義之士當審
利害黄巢販鹽虜耳捨天子而臣之何利耶今諸侯勤
王者踵相接公等據一州以觀成敗後賊平將安往誠
能此時共誅大盜迎天子功名富貴可反手而取吾憐

公等捨安而蹈危也諸將雜然曰諫議語是敬武即引
軍從濬西擢濬為會軍使賊平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後
再狩山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濬始繇復
恭進復恭中失權更依田令孜故復恭銜之及為中尉
數被離間昭宗即位復恭恃援立功專任事帝稍不平
當時多言濬有方略善處大計乃復見委信嘗問致治
之要對曰在彊兵兵彊天下服矣天子繇是甘心於武
功後與論古今事濬輒曰漢晉之遽無可道陛下春秋

鼎富天資英特内偪宦臣外迫彊臣故不能安此臣所以痛心而泣血也是時朱全忠威振關東而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歸全忠全忠乃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上言先帝幸梁縣李克用與朱玫連和請舉兵誅之願帥兵為掎角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濬固爭先帝時身播屯亂葢克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弱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久不決孔緯

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爾臣見師度河賊必破令軍中貲尚足支數年幸聽勿疑旣濬緯相倡和帝乃決出師詔濬為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京兆尹孫揆為昭義節度使副之韓建為供軍使以全忠匡威鎔並為招討使樞密使駱全諲為行營都監以汴甲三千為帳下發五十二軍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帝置酒安喜樓臨餞濬飲酣泣下曰陛下偪於賊臣顧以死除之復恭聞不懌率中尉等餞長樂坂以酒屬濬濬不

肯舉是役也濬外幸成功而内制復恭故衘之先是汴華邠岐兵絶河會平陽汴將朱崇節已戍潞濬慮汴人遂據有之乃令撰分兵趨潞以中人韓歸範持節護送至軍會太原將李存孝方攻潞撰至長子爲存孝所禽汴人亦棄城去濬次陰地闗諸軍壁平陽存孝擊之皆大北委仗械去濬斂衆夜遁比明軍失大半存孝進掠晉絳慈隰其鋒甚盛濬間道出王屋弃河清桴而濟麾下略盡全誨飲藥死建遁去克用上書請罪其辭悖慢

因韓歸範以聞朝廷震動即日下詔罷濬為武昌軍節度使三貶繡州司户參軍全忠為申請詔聽使便濬乃至藍田依韓建及韋昭度死復用緯為宰相故濬亦拜兵部尚書領天下租庸使將復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濬為相暮請以兵見乃止乾寧中罷使拜尚書右僕射上疏乞骸骨遷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墅雖自屏處然朝廷得失時時言之劉季述亂濬徒步入洛泣諭張全義并致書諸藩請謀王室之難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濬

為謀主不克全忠脅帝東遷濬聞曰乘輿卜洛則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畏濬構他鎮兵使全義遣牙將如盜者夜圍墅殺之屠其家百餘人實天復二年十二月始濬素厚永寧史葉彦彦知其謀以告濬子格濬度不免父子相持泣曰留則俱死不如去以存吾嗣格拜而辭彦率士三十人送之泝漢入蜀後事王建少子播間道走淮南依楊行密時行密得承制除拜播請每除吏必紫極宫玄宗像前致制誥于按乃出之示不忘

朝廷且欲雪家寃而不克終廣陵

贊曰唐之季嗣君暗庸天穢其德久矣纖人柄朝靡謀不乖如畋鐸皆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為天下倡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俄而為逆豎亂宦所乘功業無所成就濬以亂止亂悖繆厥心悲夫

唐書卷一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一

周王鄧陳劉趙二楊顧

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曾祖待選為魯城令安祿山反率縣人拒戰死之祖光濟事平盧節度希逸為牙將每戰得攻魯城者必手屠之歷左賛善大夫從李洧以

徐州歸天子父懷義通書記擢累檢校工部尚書天德
西城防禦使以從城事不為宰相李吉甫所助以憂死
寳藉蔭為千牛備身天平節度使殷侑嘗為懷義參軍
寳從之為部將會昌時選方鎮才校入宿衛與高駢皆
隷右神策軍歷良原鎮使以善擊毬俱備軍將駢以兄
事寳寳彊毅未嘗詘意於人官不進自請以毬見武宗
稱其能擢金吾將軍以毬喪一目進檢校工部尚書涇
原節度使務耕力聚糧二十萬斛號良將黄巢據宣歙

徙寶鎮海軍節度兼南面招討使巢聞出采石略揚州僖宗入蜀加檢校司空時羣盜所在盤結柳超據常熟王敖據崑山王騰據華亭宋可復據無錫寶練卒自守發杭州兵戍縣鎮判八都石鏡都董昌主之清平都陳晟主之於潛都吳文舉主之鹽官都徐及主之新登都杜稜主之唐山都饒京主之富春都文禹主之龍泉都凌文舉主之中和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天下租庸副使封汝南郡王寶和裕喜接士以京師陷賊將

赴難益募兵號後樓都明年董昌據杭州郴超自常熟入睦州刺史韋諸殺之四年餘杭鎮使陳晟攻諸諸以州授晟寶子璵統後樓都孱不能馭軍部伍横肆寶亦稍惑聲色不䘏事以壻楊茂實為蘇州刺史重斂人不聊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留不聽乃殘郛署汙垣牖去詔以王蘊代載載留潤州初鎮海將張郁以擊毬事寶光啓初劇賊剽崑山寶遣郁領兵三百戍海上郁醉而叛王蘊謂州兵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

蘊嬰城守竇遣將拓拔從討定之郁保常熟因攻常州刺史劉革迎降衆稍集竇遣將丁從實督兵攻之郁走海陵依鎮遏使高霸從實遂據常州及董昌從義勝軍節度使竇承制擢杭州都將錢鏐領州事宣州賊李君旺陷義興守之是時右散騎常侍沈詰使至江南負田令孜勢震暴州縣嗣襄王下令捜令孜黨竇收詰及趙載殺之高駢領鹽鐵辟竇子佶為支使竇亦表駢從子在幕府駢為都統寖不禮竇竇銜之帝在蜀淮西絕貢

賦謾言道浙西為寶剽阻帝知其誣不直駢自是顯隙駢出屯東塘約西定京師寶喜將赴之或曰高氏欲圖公地寶未信駢遣人請會金山謀執寶寶答曰平時且不聞境上會況上蒙塵宗廟焚辱寧高會時耶我非李康不能為人作功勲欺朝廷也駢遣人切讓寶亦詬絶之會部將劉浩刁頵與度支催勘使太子左庶子薛朗叛寶方寢外兵格鬬火照城中寶驚出諭曰為吾用則吾兵否則寇也六州皆我鎮何往不適乃自青陽門出

奔士大掠官屬崔綰陸鍔田倍皆死浩奉朗領府事竇
至奔牛埭騈饋以奤葛諷其且亡也竇抵於地曰公有
呂用之難方作無誚我即奔常州依丁從實名後樓都
無一士至者錢鏐遣杜稜成及攻薛朗稜子建徽攻從
實聲言迎竇擊破賊君旺取船八百艘遂圍常州從實
奔海陵鏐具槖鞬迎竇舍樟亭未幾殺之不淹月而騈
為畢師鐸所囚竇死年七十四贈太保鏐以杜稜守常
州文德元年扳潤州劉浩亡不知所在執朗剖其心祭

寶使阮結守潤州楊行密殺高霸而張郁丁從實皆死初黃巢平時溥遣小史李師悦上符璽拜湖州刺史昭宗時遷忠國軍節度使董昌反師悦連和與鏐有隙而結好於行密安仁義次潤州復助之乾寧三年卒子繼徽代以地附行密其將沈攸謂不可繼徽乃奔揚州陳晟據睦州十八年死弟詢代立畏鏐忌已因徐綰亂與田頵通鏐割桐廬隸杭州詢遂絶鏐攻蘭溪鏐使方永珍擊詢天祐元年行密遣將闞旺陶雅救之執鏐弟鎰

大將王求顧全武等未幾鏐將楊習攻婺州詢乃奔楊渥渥以金師會守之及鏐破衢州師會走鏐取其地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籍神策軍家勝業里爲天下高貲父宗巧射利侈靡自奉僮千人以此奮累除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遥領興元節度使處存自右軍鎮使歷檢校刑部尚書定州制置使累遷義武節度使黄巢陷京師處存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乘輿外約王重榮連盟進屯渭橋而涇州行軍司馬唐

弘夫亦屯渭北詔處存檢校尚書右僕射督戰俄拜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每痛國難未夷語輒流涕軍中多處存義愈為之用素善李克用又故婚好遣使十輩曉譬迎勸卒共平京師王鐸差興復功以勤王舉義處存為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為第一遷檢校司空復出兵三千屬大將張公慶會諸軍捕巢泰山滅之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田令孜討王重榮徙處存節度河中上書言重榮有大功不可

改易揺諸侯之心不納趣上道軍次晉州刺史冀君武閉門不内而重榮拒詔處存臨事通便宜有大將風幽鎮兵悍馬彊其地埶也而易定介於其間侵軼歲至及李匡威得志謀并取之處存善修鄰驩内撫民有恩痛折節下賢協穆太原以自助遠近同心歲時講兵與諸鎮抗無能侵軋者累加侍中檢校太尉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師謚曰忠肅三軍迹河朔舊事推子郜由副使為留後昭宗從之累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又進太保光化三年朱全忠使張存敬攻幽州以瓦橋濘潦道祁溝關郜方與劉守光學乃畀叔處直兵擾其尾令騎將甄瓊章次義豐而存敬游奕騎已至且戰且引十餘里執瓊章而氏叔琮下深澤執大將馬少安圍祁州屠之斬刺史楊約休兵十日處直壁沙河存敬軍河北挑戰處直不出涉河乃戰處直大敗亡大將十五士死者數萬存敬收械甲以賦戰士而焚其餘遂圍定州郜斬親吏梁汶移書存敬且請盟俄而外

郛陷鄯以其族奔太原使處直主留後全忠亦至處直辭曰敝邑事上未嘗不忠事鄰未嘗不禮弗虞君之見攻也全忠責何故事克用答曰太原藉兄弟之舊修好往來常道也君苟為罪請改圖全忠許之處直以從孫為質上所持節即獻絹三十萬具牛酒犒師存敬取成而還全忠表處直為節度留後檢校尚書左僕射鄯至太原克用表為檢校太尉卒處直字允明天復初為太原郡王

鄧處訥字冲韞邵州龍潭人少從江西人閔頊防秋安南中和元年還道潭州逐觀察使李裕名諸州戍校徇曰天下未定令與君等安護州邑以待天子命若何衆稱善乃推頊為留後請諸朝僖宗方在蜀遣使者撫慰當是時撫州刺史鍾傳據洪州議者欲二盜相噬即復置鎮南軍擢頊節度使頊悟不受命更為檢校尚書右僕射欽化軍節度使以處訥為邵州刺史朗州武陵人雷滿者本漁師有勇力時武陵諸蠻數叛荆南節度使

高駢擢湍爲裨將將鎮蠻軍從駢淮南逃歸與里人區
景思獵大澤中嘯亡命少年千人署伍長自號朗團軍
推湍爲帥景思爲司馬襲州殺刺史崔翥詔授朗州兵
馬留後歲略江陵焚廬落劫居人俄進武貞軍節度使
先是㵲溪人周岳與湍狎因獵宰肉不平而鬬欲殺湍
不克見湍已據州悉衆趨衡州逐刺史徐顥詔授衡州
刺史石門峒酋向瓌聞湍得志亦集夷獠數千屠牛勞
衆操長刀柘弩寇州縣自稱朗北團陷澧州殺刺史呂

自牧自稱刺史項既彊大且治人有恩哀徐顥窮率兵納之向瓌名梅山十峒獠斷邵州道項掩其營周岳羸軍誘戰項墮伏中故大敗淮西將黃皓殺項岳聞亂以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使處訥聞之哭諸將入弔處訥曰與君等荷僕射恩若合一州之兵問周岳罪奈何衆曰善於是礪甲訓兵積八年結雷滿為援攻岳斬之自稱留後昭宗詔拜武安軍節度使不三日會劉建鋒馬殷兵至攻澧陵處訥遣邵州豪傑蔣勛鄧繼崇

率兵三千斷龍回關勛以牛酒犒師殷說勛曰劉公勇智絶人術家言當興翼軫閒今精兵十萬攻必下戰必克收敗衆以餉軍公裒鄉兵扞關殆矣不如下之富貴可得也勛謂然又其下畏建鋒虐夜棄甲走建鋒至關曰此天意也盡用邵旗鎧趨潭州守者以為勛軍納之既入處訥方宴執而殺之建鋒許勛賞未及行遣請弗許勛怒率鄧繼崇攻湘鄉取邵州進壁定勝武定建鋒使殷督諸將擊之殷大敗走江滸鄉人夏侯陟教殷以

奇兵出迪田踰澗山據江為壁伏兵于莽誘勛度江勛見士未陣爭出鬬殷分兵襲其壁麾瀕江軍夾擊勛大敗扳定勝一壁進圍郘州未下而建鋒死殷代為節度使勛請和不許卒禽勛斬之是時道州蠻酋蔡結何庾衡人楊師遠各據州叛宿人魯景仁從黄巢為盜至廣州病不能去以千騎留連州衆飢從蔡結求糧乃相倚杖與州戍將黄行存誘工商四五千人據連州郴人陳彥謙殺刺史董岳發官帑募士自稱都統勝兵四千零

陵人唐行旻乘巢亂脅衆自防盜永州殺刺史鄭蔚與景仁合從數遣諜𣪍虛實完壘自守𣪍遣將李瓊攻永州殺行旻李瑭攻道州蔡結約峒獠為援久不勝諜曰蠻所恃林藪耳乃屯大川伐山焚林獠驚走城陷執蔡結何庾𣪍斬之李瓊出來陽常寧攻郴州陳彥謙出戰軍亂不能陣斬彥謙進圍連州魯景仁乘城守三日不下夜焚其門入之景仁自刺死項字公謹滿字秉仁岳字峻昭行旻字昌圖滿不修飭每宴使客抵寶器潭中

曰此水府也蛟龍所憑吾能没焉乃裸入水俄取器以出累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復元年卒子彦威自立間荆南節度使成汭兵出襲江陵入之焚樓船殘墟落數千里無人跡弟彦恭結忠義節度趙匡凝以逐彦威據江陵匡凝弟匡明擊之還走朗州
陳儒江陵人世為牙右職廣明元年以鄭紹業為荆南節度使時朗州刺史段彦謩方據荆南紹業憚之踰半歲乃至僖宗入蜀召紹業還行在以彦謩代節度彦謩

與監軍朱敬玫不平謀殺之敬玫覺先率兵入其府彥謩方寢扳劒縋城奔親軍壘不得入彥謩曰而等負我俄見害親屬僚佐皆死敬玫以少尹李燧為留後且誣彥謩以罪帝遣中人似先元錫王魯琪慰撫宻戒曰若敬玫可誅誅之以爾代而魯琪為副敬玫盛兵出迎元錫等不敢發而還復詔鄭納業為節度使逗留不進敬玫署儒領府事明年遷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進檢校右僕射敬玫有悍卒三千號忠勇軍暴甚儒不能制

初紹業將申屠琮率兵五千援京師既歸儒告以忠勇撓治琮請除之大將程君從聞之率衆奔澧州琮追斬百餘人軍乃潰已而琮復䫆軍雷滿三以兵薄城儒厚啖以利乃去淮南將張瓌韓師德據復岳二州自署刺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共擊滿師德兵上峽大略去瓌引兵入逐儒儒將奔行在既又刼還囚之瓌滑州人暴勇而殘殺故將夷戮幾盡時以楊玄晦代敬玫監軍名敬玫還成都懼帝治前罪稱疾自解

前此數殺大將富商故積賄每曝衣紈繡不可計瓌見心動遣卒賊之敬玫衣黄衣盜刺其腹死秦宗言來寇馬步使趙匡欲奉儒出瓌覺之殺匡而絕儒食七日死瓌固壘二歳樵蘇皆盡米斗錢四十千計抔而食號爲通腸疫死者爭啗其尸縣首於户以備饌軍中甲鼓無遺夜擊闉爲讋宗言不能下乃解去二年宗權遣趙德諲攻瓌瓌求救於歸州刺史郭禹禹率峽州刺史潘章解圍明年德諲又至諸將困於戰城遂陷瓌死人無識

者併尸於井復州長史陳璠從瓌至江陵密斷瓌首置囊中走京師獻之授安州刺史

劉巨容徐州人為州大將龎勛之反自扳歸授埇橋鎮遏使浙西突陣將王郢反攻明州巨容以筒箭射郢死拜明州刺史徙楚州團練使黄巢亂江淮授蘄黄招討副使徙襄州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巢據荆南俄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扞巢屯團林江西招討使曹全晸與巨容守荆門關與賊戰巨容偽北巢追之伏興林

樾閒賊大敗執賊將十三人轉鬬一舍虜獲不可計巢
浮江東奔巨容追之率十俘八以功遷檢校禮部尚書
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
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賊為富貴作地諸將謂
然故巢復熾及陷兩京巨容合諸道兵討之授南面行
營招討使累兼天下兵馬先鋒開道供軍糧料使檢校
司空封彭城縣侯巨容明吏治時僖宗在蜀公卿多因
巨容護赴行在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為禁軍所逐

引麾下東出襄鄧秦宗權遣趙德諲合晏弘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始揚州人申屠生能化黄金高駢客之為吕用之所譖亡奔襄漢駢遣吏捕得生見巨容自言其術巨容留不遣田令孜之弟道襄州巨容出金夸之及在蜀匿生使術不得傳令孜恨之龍紀元年殺巨容夷其宗生并死

巨容部將馮行襲者均州武當人以謀勇稱里中中和初鄉豪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城行襲伏士江㠘以單

舟迎喜曰州人思得將軍久矣顧將軍兵多必剽掠若留衆江北以輕騎進我爲鄉導城可下喜信之既度江吏出迎伏甲興行襲擊喜斬之衆皆潰行襲乘勝逐刺史呂燁據均州巨容因表爲刺史帝在蜀均之右有長山當襄漢貢道有劇賊據險劫獻物行襲平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表爲行軍司馬使領兵扼谷口以通秦蜀鳳翔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行襲攻拔之昭宗即授金州防禦使時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將襲京師道

金商行襲逆戰破之就擢戎昭軍節度使朱全忠圍鳳翔神策中尉韓全誨遣中人二十輩督江淮兵過其州行襲方附全忠盡殺之收詔書送全忠天祐二年王建遣將王思綰攻行襲敗其兵州大將金行全出降行襲奔均州建以行全為子更名宗朗授觀察使以渠巴開三州隷之宗朗不能守焚郭邑去全忠以行襲不足禦建遣别將屯金州行襲議徙戎昭軍於均州以金房為隷全忠以金人不樂行襲以馮恭領州罷防禦使而廢

戎昭軍

趙德諲蔡州人從秦宗權為右將以討黃巢功授申州刺史光啓初與秦誥鹿晏弘合兵攻襄州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宗權假德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進攻荆南悉收寶貲留裨將王建肇守之遣人纔數百室明年歸州刺史郭禹來討建肇納之奔黔州德諲失荆南又度宗權必敗舉地附朱全忠全忠方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即表以自副加忠義軍節度使宗權平加中書令封

淮安郡王卒子匡凝嗣

匡凝字光儀由唐州刺史自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昭宗即授節度使不三年以威惠聞累遷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匡凝矜嚴威飾前後持鑑自照全忠之敗清口匡凝與奉國節度使崔洪河東李克用淮南楊行密約合兵攻全忠會方城鎮遏使度軫奔全忠發其謀全忠移書切責使氏叔琮攻唐州刺史趙匡璠降進圍隋州執刺史趙匡璘斬首五千級拔鄧州執刺史國湘匡凝懼

乞盟全忠使親將陳俊王紳入叔琮軍崔洪留之紳亡歸洪與行密欲邀友恭軍不克會河東客伊趉使淮南還過蔡洪亦留之因是并俊送全忠以部將哥拘為觧遣兄賢入質全忠還之質洪子於汴全忠使賢調蔡州卒二千出戍將行大將崔景思不悦殺賢洪懼驅民趨申州遂奔行密麾鼓亘百餘里武昌杜洪邀之弗及蔡士多亡去從者纔二千人天祐元年封匡凝為楚王時諸道不上供唯匡凝歲貢賦天子全忠方圖天下遣人

諭止之匡凝流涕曰吾為國屏翰渠敢有他志副使王
筠勸絶全忠全忠怒出兵攻之弟匡明大破汴軍於鄧
州因勸匡凝與王建連和及荆南成汭敗匡凝取江陵
表匡明為荆南節度留後有詔拜檢校司徒荆南節度
行軍司馬全忠以其兵分可圖也乃使楊師厚攻匡凝
自將中軍繼之屯臨漢匡凝遣客謝囚不遣敗荆南救
兵俘其將全忠循江而南師厚繇陰谷伐木為梁匡凝
以兵二萬瀕江戰大敗乃燔州單舸夜奔揚州行密見

之曰君在鎮輕車重馬輸於賊今敗乃歸我邪鈞自殺全忠以師厚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遂趨江陵匡明亦謀奔淮南子承規諫曰昔諸葛兄弟分仕三國若適揚州是自取疑也匡明謂然乃趨成都王建待以賓禮授武信軍節度使分其衆為崇義勇義順義廣義四都全忠遂有荆南

楊守亮曹州人本姓訾名亮與弟信俱從王仙芝為盜亮身長七尺餘色如鐵仙芝死又事徐唐莒劫剽洪饒

二州楊復光平江西得其兄弟養為假子以信養於弟復恭家曰守亮守信復恭收京師守亮以戰多拜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保守信興平軍節度使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恭又以假子守貞為龍劒節度使守忠為武定軍節度使守厚為綿州刺史初朱玫取興鳳州號州刺史滿存以兵赴行在復收二州昭宗擢為感義軍節度使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復恭四假子及利閬觀察使靡儔等共攻王建建軍已圍楊晟

分軍逼守厚軍未成列而敗先是守貞守忠聞建兵出扳衆奔綿州并力共攻東川弗勝建將華洪以兵萬人壁綿州之郊敗守忠守厚二人分道行收兵趨閬州始復恭敗依守亮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鎮國韓建等共劾守亮納叛人請以鎮兵討之茂貞自為興元節度使以書誚責宰相帝為削守亮官爵因詔茂貞問罪滿存來救不克以衆入興元茂貞扳興鳳洋三州破守亮於西乘勝入興元復恭挾諸假子及存奔閬州洪進

圜之帝以徐彦若帥鳳翔以興元授茂貞茂貞不肯拜帝乃以其子繼密為興元節度使俄而洪拔閬州守亮等皆挺身走將北奔太原趨商山飢甚丐食於野為邏戍所縛見韓建守亮視建左右八百人皆常隸已語建曰此屬吾養之素厚無一為我死公無費衣食不如殺之建許諾復曰公幸貸我俾生見天子陳先人功萬有一不死建檻車送京師吏縛以帛内氈於口帝御延喜樓問反狀守亮不得語頷而已左右白服罪即執獻太

廟斬獨柳下梟于市守厚死巴州麾下兵多歸王建存

奔京師爲左武衛大將軍

楊晟不詳宗系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殺

之妾周擿使亡去隸神策軍爲都校僖宗在陳倉邠寧

朱玫遣萬騎合昌符追行在乃擢晟感義軍節度使檢

校司空守大散關玫兵攻關晟數卻戰潘氏遂大敗内

外無固志帝更徙興元晟西奔玫取興鳳二州晟襲文

州逐刺史據成龍茂等州王建攻成都田令孜以晟故

將與連和假威戎軍節度使守彭州晟擊建無功引還且畏建圖己乃約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兄弟合謀拒建掠新繁棼漢州又攻東川顧彦暉為建兵所逐建使王宗裕率騎五萬圍晟食四郊麥掠民資産晟假子實以騎八千降於建建以奇兵襲楊守厚等皆亡去晟開門決戰大敗遂約降建饋十羊晟曰以我為机上肉乎不出建築甬道屬陴以入斬晟首晟有仁心下懐其恩雖城中食盡無叛者初昌符死晟得其妾周母事之

周請為妻晟固辭旦夕問省乃視事愛將安師建者勇而有禮既就執建顧曰爾報楊司徒足矣能從我乎謝曰司徒誓同死生不忍復戴日月三謂不回乃戮之

顧彦朗彦暉者豐州人竝為天德軍小校其使蔡京以兄弟有封侯相每厚禮之使子贈賚稍稍進秩黄巢亂長安率軍同復京師彦朗遷累右衛大將軍光啓中擢拜東川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劒門陳敬瑄使吏奪其節彦朗不得入保利州敬瑄誣劾彦

朗擅興兵掠西境僖宗下詔申曉講和乃得到軍署彥暉漢州刺史初楊守亮忌壁州刺史王建凶暴欲逐之建聞合溪洞豪酋取閬州擊利州刺史走即據二州守亮不能制彥朗與建雅舊陰助貲儴建攻成都彥朗挾故憾與并力道路鄣梗敬瑄告難於朝帝詔和解又勑李茂貞鐫諭會彥朗卒彥暉自知留後明年為節度使中人送節為綿州刺史楊守厚所留守厚發兵攻梓州彥暉告急於建建使李簡救之戒曰賊破并取彥暉無

須再往也簡破守厚軍彥暉辭疾不克取建素有吞噬心以彥朗與婚婭久未忍及彥暉則交好愈疏而境上關賦相稽詬建怒景福元年遂攻彥暉彥暉請救於楊守亮遣楊子彥戍梓執建大將王宗弼彥暉責曰王公何以見討君為大將不諫云何宗弼謝罪即解縛使就館蠻幕衾服皆具更養為子改名琛明年建將華洪破綿州守厚走得彥暉節時詔已進彥暉檢校司空東川節度使矣乾寧二年昭宗在石門督彥暉建赴行在建

率兵二十萬次綿州即劾彦暉刼輜運回襲之彦暉不敢出但遣人塞建舟路建遂擊取巴閬蓬渠通果龍利八州帝遣中人為兩川宣諭協和使建奉詔還而兵不觧彦暉謀窘因大畧漢眉資簡等州李茂貞亦欲争其地使子興元節度使繼密引軍救彦暉以窺東川四年華洪率衆五萬攻彦暉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敗彦暉兵奪鎧馬八百凡五十戰圍遂固帝仍遣左諫議大夫李洵諭止建拒命帝以嗣郯王戒丕鎮鳳翔徙茂貞

代建皆不奉詔梓有鏡堂世稱其麗彥暉嘗會諸將堂上養子瑶尤親信彥暉以所佩劒號殄㽹賓佩之使侍左右嘗語諸將曰與公等生死同之違者先齒殄㽹賓衆曰諾及圍急瑶請聚親信飲得同死彥暉顧王琛曰爾非我舊可自求生指頹垣令逸彥暉手殺妻子乃自刎宗族諸將皆死麾下兵猶七萬初韋昭度為招討使彥暉建皆為大校彥暉詳緩有儒者風建左右髡髮黥面若鬼見者皆笑至是録笑者皆殺之私署洪為東川

節度留後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嫉其為中國之害也春秋之世楚滅陳鄭而卒復其祀聖人善之處存平黄巢定京師功冠諸將昭宗嘗有意都襄陽依趙凝以自全大抵唐室屏翰皆為朱温所翦覆過於夷狄荆舒之為害也甚矣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考證

陳儒傳計抔而食○南北監本作杯閣本作抔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考證